

* 書刊評介 *

《魏晉清談》評介

周 大 興*

書名：魏晉清談

作者：唐翼明

印行：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

日期：1992年10月

頁數：余英時序12頁，目次5頁，正文、參考書目及後記351頁。

唐翼明教授的《魏晉清談》一書，分上下篇。上篇探究「清談的名義、形式及其內容」，下篇敘述「清談的起源、發展及其演變」，內容翔實，廣徵博引，是近年來研究魏晉時代「清談」專題的最新成果，也是一次有意義的總整理。作者的企圖很明顯，〈緒言〉中回顧了中外學者對清談問題的研究，發現「至今沒有一本系統地從各方面探討魏晉清談的專書」，尤其很少觸及清談的「形式問題」；所謂的「清談」也沒有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定義。一般學界相關的著作多強調清談與魏晉思潮、玄學的關係，「好像清談本身不具備獨立的研究價值，結果許多論清談的文章實際上只是論魏晉思潮而已」。作者主張：對於「清談」與政治、社會的關係及清談的影響談得愈多，則其中「牽涉到太多的主觀判斷、意識型態的判斷及道德的判斷，連篇累牘，紛紛揚揚，而無益於學術研究。」（以上俱見〈緒言〉12頁）作者的理想大概是居於中立，態度清淡的對魏晉清談作一客觀而冷靜的分析，還原魏晉清談歷史的本來面目。

作者在上篇三章回答三個問題：1.清談是什麼？2.清談談什麼？3.清談怎樣

* 本處約聘研究助理。

談？下篇三章也回答三個問題：1. 魏晉清談史的興衰起落發展歷程，2. 興衰起落的原因和政治社會背景，3. 參與清談活動的人物、扮演的角色和表現情況。

第一章〈清談名義考辨〉為全書的重點所在，討論「清談」一詞的原義、今義的起源、演變。作者歸納現今的「清談」一詞含義有三：

1. 談論、聊天的「空談」。泛指的非學術性名詞。
2. 以《易》《老》《莊》三玄為內容的「玄談」。特定的學術名詞。
3. 指魏晉時代以清談（上述2.）所代表的學術思潮。意指「魏晉玄學」或「魏晉思潮」。（18頁）

作者認為魏晉時代「清談」早期含義與上述三點今義，有兩個明顯不同之處：第一，當時的「清談」一詞完全沒有負面色彩；第二，當時的「清談」一詞沒有特指「玄談」的用法。（20頁）作者進而指出當時史料的「清談」用義有「雅談」、「美談」、「正論」三義。此處的分析稍嫌專斷了些。余英時先生在〈序〉文中的批評很含蓄：「作者的名義考辨在原則上是我們都必須接受的……。然而這種考辨也有它的限制。……中國古人運用名詞一向不以謹嚴精密著稱，而現代的語義分析則又愈來愈細緻。我們是不是一定能把古人的言詞都完全分析得恰如其分，恐怕不能不是一個問題。尤其是這種名相辨析如果再和歷史的演變結合起來，以中國的歷史的長遠和文獻的浩瀚，恐怕誰也不能保證把追源溯流的工作做得正確無誤。」

（5頁）這裏牽涉的是名義溯源本身難求止境的困難。另外，作者可以把《世說·賢媛》19條「至洛陽，當相為美談」等文獻中的「美談」，列為「清談」原義之一，何以吾人熟知的阮籍「言皆玄遠」（《世說·德行》15）、荀粲的「談尚玄遠」（〈文學〉9）等語就不能指「玄談」？如果這裏的「玄談」還只是抽象的言談，不定指「三玄」，則類似《世說·文學》13：「諸葛宏年少不肯學問，始與王夷甫談，便已超詣。王歎曰：『卿天才卓出，若復小加研尋，一無所愧。』宏後看莊老，更與王語，便足相抗衡」的例子，應該算得上特定涵義的「玄談」了。作者在第三章論清談內容時也指出：「清談中以『三玄』為主要談資的事實，則早在正始時就是如此了。」（91頁）

若依作者的名義考辨，大概只有原始史料出現「清談三玄」的字眼才算是特定「玄談」的證據，但如此一來，「清談」自是「清談」，「雅談」、「美談」、「正論」諸語雖出現於魏晉時代，也難以斷定便是「清談」的原義。作者的另一看法「清談一詞完全沒有負面色彩」，余英時在〈序〉中已辨正過了（6-7頁）。要

分析「清談」一語，光只是「清」之一字，意義就甚模稜，也可有高下評價之分，更不用說在魏晉時代裏的種種變化了。原本高雅脫俗的「清」，清了一二百年下來，在某些人的眼中可能反而成了另一種俗語，要找出一個完全不帶評價、感情色彩的含義，恐怕不無困難。余英時先生說「清談一辭自漢至晉其意義先後凡三變」，^①這是大的轉折，若就「談」的方法、內容、目的而分，其中的豐富與分歧就更複雜得多。

作者認為，從漢末到魏晉，清談一詞的內容在指「雅談」這一點上並無變化，它始終只是一個泛指的非學術名詞。這個說法，正如同何啓民先生在也是研究「形式」的《魏晉思想與談風》一書裏說：所謂的「名理」也者，「有名之理」^②也。作者說今天所謂的「魏晉清談」，作為一個學術名詞，只是魏晉時「清談」一詞義域的九分之一。此處很難知道作者「今天所謂」的意思指誰、指什麼時候，又是什麼涵義。作者的表列如下：

1. 今義：空談 玄談 玄學思潮
2. 原義：雅談 美談 正論
3. 雅談：泛泛之談 人物評鑒 學理討論（魏晉清談「今義」）

現今的「魏晉清談」（？）是第3.「雅談」中的「學理討論」部分，只佔清談原義的九分之一。（29頁）作者似乎認為「美談」、「正論」中也都可再細分出六部來？

作者弄清了魏晉清談「今義」的範圍，「這一點非常重要，否則一見『清談』二字，就以爲是我們所要研究的魏晉清談，豈不要犯『擴大化』的錯誤？」（29頁）同時，「正因為討論學理的玄談只佔『清談』原義義域的一小部分，所以當時特指玄談時反不用『清談』一詞，這就是我們爲什麼在《世說新語》中竟然找不到『清談』二字的原因。」（30頁）可是，筆者不覺得學界討論「魏晉清談」（所謂的「今義」）完全只限於那九分之一。作者說清談一詞，在魏晉時含義頗廣，並不專指玄談，（35頁）這句話是不錯的。作者進一步釐清「清談」與「清議」的關係，其中的論述頗爲精彩，結論則是真正可與「清議」互補的只有清談原義中的第三義「正論」，只是清談的「三分之一」。

① 余英時：〈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中國知識階層史論》（臺北：聯經，1984），頁246。

② 何啓民：《魏晉思想與談風》（臺北：學生，1982），頁66。

本書替「魏晉清談」下了一個定義：

所謂的「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貴族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43頁）

第二章〈清談形式考索〉，論述清談的參與方式有一人主講、二人論辨、多人討論三式，頗像現代西方學術活動中的 lecture, dialogue 和 seminar。（61頁）

第三章〈清談內容考察〉，分論三玄、名學、佛理、新哲學命題和其它題目等各項內容。作者論本末有無之辨時，談到魏晉玄學「繼兩漢經學而起，它的明顯特色自然是道家思想的復興。但它的目的並非以道代儒，或崇道黜儒，它的目的乃在援道入儒，最終融合儒道。主流的玄學家都是『儒道兼綜』的，從王、何到向、郭都是如此。」（125頁）筆者十分贊同這個見解。但提到王弼的「無」，「是存在之前的虛無，是先於物質的精神，是一切的根本和本體，是未分的渾一」；而所謂的「有」，「是一切的實有或說存在，包括一切事物，尤其指人類社會的制度秩序……」（125頁），可能有進一步申述簡別的必要，雖然作者的著力處不在此。裴頠的〈崇有論〉是否「顯然打中了貴無派的要害」？（128頁）恐怕這裏代表的是文化思潮上的學風扭轉的意義，未必是理論上的勝負之決。作者在魏晉清談的其它內容一節中，突出了「論夢的成因及意義」、「論視覺的形成」二小題。

下篇四～六章，對魏晉清談作一分階段的敘述。

第四章論〈清談的醞釀與成形〉，從漢末的游談風氣、太和初的荀粲、到正始談座，以正始之音作為魏晉清談的「典範」——不論內容、形式乃至風範上，魏晉清談均在這個時期定形，同時也就達到高峯。後世的清談竟然沒有能夠超越這第一座高峯，這不能不說是魏晉清談的悲劇。（207頁）一般而言，哲學界把高峯放在郭象，或者至少「雙峯挺立」，王葆玟先生的《正始玄學》則是個有意義的例外。^③ 史學界則如錢穆先生所言，玄學三宗，如陂陀之委迤，每降愈下。^④

第五章〈清談的將絕而復興〉，以竹林七賢「不是一流的清談家」，但若把著述視為清談的補充形式，則「嵇康、阮籍、向秀都應視為清談大家」。作者把竹林階段視為清談發展中的特殊時期，「始於曹爽、何晏之被殺，終於嵇康之受刑，即

^③ 王葆玟：《正始玄學》（山東：齊魯，1987），頁8。

^④ 錢穆：〈記魏晉玄學三宗〉，《莊老通辨》（香港，1957）頁319。

公元二四九至二六二年，……是正始清談高峯之後的一個低谷，……是正始清談雅音之後的一個變調。」(219頁) 竹林時期的「低谷」，是政治高壓氣候下無法暢言清談所導致的「變調」。

作者從「談座」領袖的角度，把活躍於元康之際清談舞臺上的樂廣、王衍等人的身分大大高抬了。其實正始之音的高峯，重點不在清「談」，王弼之所以高於何晏，在於其著作精奇，若從「談」上說，反而是王弼「論道約美不如晏」（《世說·文學》7注引《魏氏春秋》）。

第六章〈清談的重振與衰落〉，王導過江後，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宛轉關生，無所不入」（〈文學〉21），當時兵馬倥傯，動亂憂患之際，清談成了「有興緻、有機會的時候就會談談的吧」（249頁），而《世說·容止》24的記載，則是屬於「語言遊戲」的清談。(255頁)

咸康到永和間還有一次「清談熱潮的顛峯」，主要人物有孫盛、殷浩等等。作者說嚴可均的《全文》只收了孫盛的〈老聃非大賢論〉，而無〈老子疑問反訊〉一文，(270頁，註⑤) 事實上，前文見《全晉文》卷六三，後文則在卷六四，作者疏忽失察。

本書從分析「清談」的名義出發，把「清談」由玄學、政治、社會思潮等種種「藤葛」（余〈序〉）中抽離出來，當作一個獨立的歷史現象來處理，也下了一個言簡而又意賅的定義。通貫全書，以「清談」為綱，最終則又把玄學思潮、政治社會的種種葛藤給編織了起來。作者對「清談」所下的定義，透過全書階段性的敘述和讀者的細心比較，其實正可以抽絲剝繭地發現魏晉清談名義「原義」本身的起源、發展及演變情形。

此書照看魏晉清談全幅領域，條分縷析，蒐羅豐富，是研究魏晉玄學史思想史學者不可不參考的重要著作。若能附上人名索引和名詞索引，則更便於參考。